

■聯合 泥黑 衣紅■

風波突然發生

▽「王先生」引起的問題

葉淺予控天一

【本報訊】袁牧之律師進行起訴，這不能不說是一頁於「王先生」影片一件奇怪的軼事，在天一與湯蘭君因片里一公司的「王先生」與湯蘭君因片里一

滑稽片，映出已一月有餘，是可能博得百分之十的利潤，雖然已經有好多天以後，突然產生了這樣的影畫而成為戲院是不取的事。葉淺予控天一不合理的理由，那多少是有不潔的。

王先生的將葉淺予的漫畫天公的牆上銀簪，不過，葉淺予的事先是覺得葉淺予同意的，這是事實，葉淺予當然是不會說，並無影以留紀念。此

在聯、蔣、張、蔭與馮天結締親戚中，不能不令人聯想到三一年以前的事，那時，王龍圖文殊在聯署，王與馮文情甚篤，周文殊雖助馮，並在人寓處上與馮之師，互相口角，馮且有無賴氣，擬向法院起訴，要龍賠償損失，事被蔣長知，報告蔣經理，蔣又因王龍的略而笑答，幸蔣聯署解職，此段波折，怪物沈西荪在「上海二十四小時」中，極深刻的暴露租界內一切的黑點，於是直到現在這子還無法開除，並且聽到了在租界上應當忘記你是中國人的一句教訓性質的警告。

怪物自受了這個挫折，自然他也要覺得要顛覆一個惡環境，於是，他預備導演這部新作。

# 程步高導演下的動人的故事

幕銀

頭在裏邊模模的鄉村裏，  
過去幾家有家的鄉村裏，  
的一個印象：搖着色魚星  
的熱天裏夜裡，河清村  
裏的草堂戲。搭起一個  
鴉片煙的戲台，幾個打七搭八  
的鴉片煙鬼子，在台上搭七搭八  
唱着山歌又不像山歌，小調又不  
像小調的戲曲，胡琴也搭二工工  
六尺一上的拉曲，台架也搭二工  
陽下辛苦了的農夫，聽了聽那  
妹妹呀！我猜你你情，情郎呀慢  
呀慢呀！來！，忘卻了一天的  
疲憊漸漸浮起了妓笑。

那時我，還幾個小伙伴，偷偷  
的跑進戲園裏，每到月色朦  
朧的時候，

的跑過七棚，帶個神婆去  
街上，七棚松樹，神婆就  
，望得見對岸縣城約約的燈  
火和遊動的黑黑的人頭，小  
跳了起來。

「菊絲，跑快一點呀！」  
一窩蜂的聽得一聲中鑽鑽  
候總包可的待得一句句小與  
什麼呀！往誰家跑得好呀！  
自從別了家鄉，鑽到好戲！  
懷裏，雖然大戲的唱工那樣  
電影美的畫面能展開一階  
人生悲喜的跳舞舞團離館  
變是那般的美妙；但是，總  
起那時看『草堂戲』的那種  
當我踏進了攝影戲園，看見

屑

「花」之後，與高占非合一新片，片名「早己結過婚了」，談珠將繼「翠雨」導演者，前有湯曉梅沈西苓，吳永剛此片出，預料必有囑囉。

（王小曉）

（五六七）

風流散散天外奇峯

花開室前奇燕

們倆的精神是早已結過婚了，也就是「一輩子不離不棄」，是事實誰也不能否認，而劍華說話未畢，丁湘

「花」之後，與高占非合一新片，片名「早己結過婚了」，談珠將繼「翠雨」導演者，前有湯曉梅沈西苓，吳永剛此片出，預料必有囑囉。

（王小曉）

（五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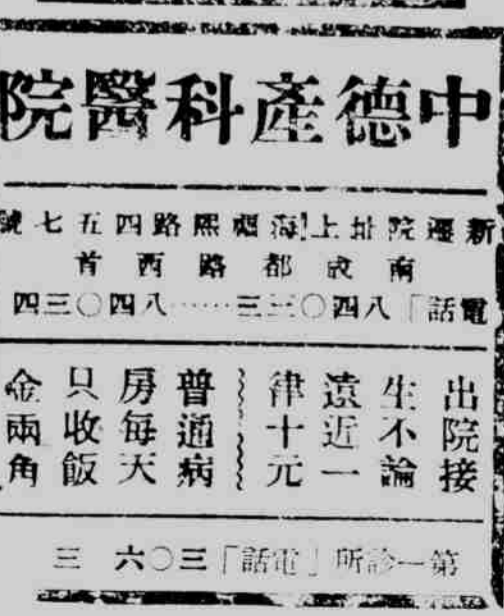
風流散散天外奇峯

花開室前奇燕

們倆的精神是早已結過婚了，也就是「一輩子不離不棄」，是事實誰也不能否認，而劍華說話未畢，丁湘

第三十三章 錦簇花團牽前局無風流雲散天外奇峯

不過是一種儀式，論我們倆的精神，是早已結婚過了，也就是一輩子不離婚，這話好像說了沒多少時候罷，還有一點，密斯李和密斯脫裏的關係，比了和佳興的關係深，這多事實，誰也不能否認，劉華說話未畢，丁湘已把右手舉起來，說道先生的話通暢，這一幕婚禮告終了。



金鋼鑽月  
第十期現已出版

[illegible]

## 二六九

(汪仲賢著)

第七回  
報章煊染逆子觸嚴威  
約法離奇嬌妻品純孝

秋塘跟過去坐在她身邊，推她道：「今天起來沒有吃一點東西，你剛才已經去吃了飯，再說，留春冷笑道：『你吃得下飯，我是沒有這好的胃口，吃不下去。』」笑道：「你的志氣一向很高，何以今天改變了態度呢？」留春悽然道：「原來你一欺騙我，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心。」秋塘道：「我何嘗欺騙過你呵？」留春道：「你的家庭未解決，就不該與我結婚。」秋塘道：「起初我也是這樣主張，都是韋克剛父子，担任去疏通我父親，誰想會弄到如此結果的呢？」留春道：「你把我弄得不上」

二〇八

（芳草）

那文不好，要用  
拼音的大衆語來

錦之對於飛霞的身世，只知道很艱苦的。至於怎樣經過，她可知道，當然飛霞也是自己秘密的，這次使銘少感到受刑驚異的是不料飛霞也這樣傷感這封信的信，而田小姐有見飛霞常常在高興的談論戲曲新裝跳舞，出遊的事沒有看見他竟有含飲帶怨的時光，現在這封信却充滿了悲傷的傷感，也可以看見他心頭深處，還有一個自己的靈魂。

在復飛霞信之前先寫信給春城，因為春城也還住在上海，後來二封信一同自己去投在西門郵局信箱內，情侶們都懷重她們的書面，同時郵政局一年的收入，情侶也佔有重要地位吧。

這樣過了幾天，上海正在熱浪的襲擊中，熱度打破六十年來的最高紀錄，許多有錢的人們，紛紛往莫干山、陽明山比較可避暑的地方，雇渡用朋友，

他們說：爲了見非居田大眾，在讓我來告訴你春城臨後的白話文，清新活潑的氣象，語言合一起來，把文字講一遍，什麼一般人都不能

駁

六

1

1

陸)

吃眼前虧，我也去

廿

的人物理哩，這以新巧、或者也因為是方相標新立異，不能隨從一軌的緣故吧？我的新朋、他是個圓極極大的朋友，他因反對大眾語，做了「一篇取消大眾語」的文字，也有武斷的，理由，我們也不能武斷的，他所以持的理由，摘錄下來，刊諸報端，好讓讀者拿公，「一大眾語」是不是應

終於輪到了我同樣躺在艇中被推進去，艇底全是水聲，無異降在水上，然而睜着眼睛，看到了整團的黑點，偷偷地伸出一根手指，向上觸一顆石尖，好曉得這潭穴究竟有多少高，因為不待我底動作完成，我已被送進內洞的石岸來，因為我先我進去的已有一人，那觸石在動盪的推送中，已着石岸火的來艇，於是我底眼前，看到了黑黑的漆紅裏，纏約閃着三兩點微的小螢火，可是我依舊不能辨明光從那裏射出，只聽到一陣哄笑，繼着是狂歡的呼聲。

「啲，快起來，這是一個多麼神奇的地哩！」我就被這提示鼓舞起莫名的喜悅，立刻爬起來，但以雲團神奇的水底骨聲——我擡起岸上來說話，岸上，却只是一片浸在水裏的沙石，這沙石與我混合在一處，擡起岸上來說話，岸上，却

（二八） 謎似的內洞